順菴集

十三

共十五

墓誌

處士潛翁南公墓誌銘 並序 己酉

我東近世有篤行處士潛翁南公以今 上即位之六年辛丑十一月六日卒于振威之桐泉亭年八十五翌月葬于龍仁縣西英藏谷乾坐原公曾孫有源袖公從子埜狀草請誌于鼎福曰曾考至行純德世無知者顧吾丈之文之也公於鼎福父執也自幼習知公事其敢辭諸按狀公諱夏行字聖時其先宜寧人興於麗朝入本 朝有忠景公諱在忠簡公諱智

即其十一代十代祖也四世至菊窓諱應雲於公為
六代祖監察 贈左承旨諱斗華大興郡守諱重維
成均進士諱壽喬即公三代也妣晉州姜氏府使碩
老之女公生于 明陵丁丑八月即其考棄世之六
月也公性至孝以不識父顔痛甚終天平生自處以
罪人不御華彩不赴遊宴讀書至父母二字必掩泣
哽咽不能讀過先考墓必哭之慟聞人有善事其親
者必記其事以寓尊慕道途遇孝子碑必下馬致敬
而去此非篤性而然歟事大碩人愛敬備至丙午遭
艱哀毁逾節悲動傍人每值忌日齋素濯沐肅敬將

事未嘗小懈八十年如一日丁丑爲先考下世之周甲公欲追服禀于星湖先生以無於禮止之公雖不敢行而三年之內處以憂服之節有詩言懷曰誰無周甲日情事罕吾同罪惡盈天地悲懷死何窮若値晬辰竟日悲慽家人不敢設酌晩來曾孫有源畧具以進公却之有詩曰人間不孝惟我獨每年今日淚些兒小孫不識中心恨洗手慇懃勸一危嘗手書孝經命死後入棺此可以覩公之篤性也公推其孝思及於先世廣州之炭谷公沃先墓石物誌文祭田祀典之未備者莫不謀于宗人定爲永式宗族稱之曰

為先宗人又追述先代事迹言行以及外派旁搜公
私文籍紀之至於塋墓坐向靡不該錄為述先錄星
湖先生序之曰此不但為南氏文獻足為有家之儀
則也宗人泰輔宰益山時刊譜就質於公先系卞疑
漏派收錄多從公言公昆弟五人長桐巢公公其季
也事諸兄如父朝夕冠帶候謁敬恭湛洽之色藹然
可掬有疾病至誠救護疾已而退與宗族務敦睦不
相咎責常誦式相好無相猶之言以自警公嘗遊玉
洞星湖二先生之門得聞為己之學治心飭躬安分
務實好善如不及惡惡如浼已而性仁恕謙謹未嘗

與人校人皆謂曰古之人古之人平居日必早起盥
漱端坐讀書經史子集以至東方典籍務究其歸趣
嘉言善行纂輯成書家中書冊紙面空張莫不抄録
以相參證素好山澤之遊而域中山川不可以遍乃
聚先輩遊山文字為卧遊録時時讀之以寓遐想飄
飄然有物外之志公善八法嘗曰心正則把筆堅牢
而畫自正不特把筆而得畫雖模空畫地苟專其心
則畫自得矣可謂得筆家三昧矣是以雖謾筆揮灑
銀鉤鐵索井井方方有千勻之力未嘗為妍媚取悅
之態尤以制慾為務酒户頗寬而飲不過一小酌曰

不節則亂奈何以脣吻之慾而致失威儀耶又善博
奕有手法旋覺其非曰此不過為子弟輩浪遊之資
遂絶不為又斥烟茶之害曰無貴賤男女之别而祭
祀苾苾之享尤不可以薰毒之氣雜亂於其間矣公
累遭慘慽老年窮獨益甚糲飯麤衣有時不繼而安
之若性非頤養有節素履堅定而然乎常痛在娠而
孤遂廢擧自號潛翁又曰遯菴以示其志焉有詩文
若干篇藏于家前配星山李氏徽女生與公同年丙
午卒生一男培墓祔公墓左後配廣州李氏再龍女
生乙酉丙辰卒無育葬廣州先塋局内别室二子垤

塡二女適李達和權世槃堉娶進士晉州柳來女生
二男一女男長允天早歿次允文出后堂叔垠女適
宋亨俊允天一子一女子有源女幼坙一子埴二子
一女李達和二子一女權世槃三子一女銘曰
於休南公禀天純性西周逸士東漢篤行無媿有道
敢托子雲歆知公者請徵斯文

掌令吳公墓誌銘 並序 己酉

我 國家朋黨之禍起於 宣廟乙亥始以言議之
不合而分朋排擯終於殺戮而後已百餘年間日新
月盛至于 肅廟庚申而甚矣水村吳相國之事千

古至寃而黨人秉國不得伸白此孝子順孫之含寃忍痛而相國之胤掌令公竟以孝殞悲夫公諱尚游字景言其先同福人麗朝文獻公大陞之後高祖諱百齡吏曹參議號默齋與兄參贊諱億齡晚翠公世稱雙壁為國名臣曾祖諱端觀察使號東巖祖諱挺垣觀察使號醉翁出系叔父 贈贊成諱竑三世俱 贈領議政考即水村相國諱始壽官右議政妣貞敬夫人安東權氏奉事瑱之女吉城尉大任之孫公以 孝廟戊戌二月生于京城之鑄字洞姿質秀朗頎然如碩人性仁厚敦睦觀察公奇愛之十八登上

庠二十一擢文科入槐院庚申序陞正字五月黨人
復入相國謫配三水公陪往八月遭内艱星奔九月
相國拿致　王獄翌年十月竟有後　命公沫血飲
泣如不欲生己巳更化之初大臣　筵奏復相國官
爵三月公擊錚訟寃曰尹堦之誣罔不查舌官之變
辭不覈壽恒等之鍛鍊不治則父寃不白於是皆略
有處分而堦終不問止於竄配公以是尤無意於世
是月大臣陳　啓陞叅拜典籍庚午歷兵曹佐郎直
講禮曹佐郎移海運判官公以其為清要之任辭之
銓長柳公命賢歎曰此猶謂之清顯而辭何其過也

壬申再 除正言再遞八月為舒川郡守翌年以監
司相避遞甲戌二月 除掌令三月告歸公州四月
朝局又變 筵臣 啓遞本職追削相國官爵自是
屏居墓下日夜腐心與弟進士公以罪人自處麤衣
薄食自苦其身雖欲一籲其冤而猜嗥傍伺恐觸駭
機懷訟章而周章者二十餘年神精内消形骸外鑠
見者皆為公危之乙未五月二十二日卒壽五十八
公寬弘簡默待人接物一於敬恕篤於友愛事長姊
李氏如母三十年如一日公雖儉素不喜侈美而季
妹之嫁資裝豐厚蓋傷孤露之餘不忍撙節故也仲

父判官公長於公五歲家稍間公芒鞋杖策逐日進
候言語之際致敬盡禮俯首請稟終日侍坐未嘗有
惰慢之容相國之在逮思嘗燒酒而不及公以為至
痛終身不飲燒酒見之必泫然流涕平日經過不由
白門此皆公隱痛在心而然也日必拜墓風雨寒暑
不廢晚来筋力不逮掃塋側檀木下為瞻拜之所至
今檀木童童然猶在也尤致謹於祭祀之節曰險釁
餘喘致養無所將何以報罔涯之恩乎大小祀享必
躬看檢齋沐薦羞至老不替墓道碑碣及像設無不
備具晚來尤喜經籍抄錄格言常常自省又著奉先

齊家之式以警子孫嗚呼公有如此志行而竟未有
試嗇恨而歿惜哉公歿後七十年甲辰公之從孫錫
忠鳴寃自 上特 命伸雪復相國官爵公之目亦
將瞑矣配淑人驪興閔氏及第黯女生一子重運後
配淑人慶州金氏澮女生一子載運重運一男三女
男錫禧女適鄭萊瑞李之最權尚赫載運二男二女
男錫耉錫耆女適洪晩韓聖中公祔葬于先壟乙丑
遷窆于公州維鳩之艮坐原二夫人合窆焉銘曰
吳為德門福川濬源世有顯德流派漫延公又挺生
揚其清芬策名登朝雲路匪屯旋遭閔凶黨禍斯熾

抱痛含恤餘三十載竟以孝殞行路揮涕天心悔禍
聖主鑑矚公議之定百年而復公靈陰祐至冤斯
滌小子何知嘿想公意作為銘詞敬奠幽竁

權僑墓誌銘 己酉

權生僑權氏之良子弟也年二十七而夭其友黃德吉趙慎行愍其志行之無聞各記其言行以歸其父都事公公慟甚以二人者文貽書求竁誌於余余於甲辰歲生訪余於洛邸一接眉睫已知為端人正士矣又聞於趙君所得見劄撰下學書而悅之曰學問梯級在是矣借玩不已余於生實有並世子雲之感

其忍辭諸按狀生字山如幼頴悟力學及長能貫穿
經史兼善程文藝苑輒居前列壬寅菊製初 命律
詩試士被選 召見頒賞由是華聞益播生耻之曰
以文致虛名何如懋學有實德劬心經傳用力於日
用彝倫雖切問近思而歸重於踐履以懼名其齋曰
吾懼其不為人之道也嘗病世之行偽而徇名者惟
以韜晦為事自任甚重其於世務皆有區畫或聞時
政有闕輒慷慨泣下嘗曰事有一言而扶綱常一死
而明義理者雖死亦生否則躬行論道畢命圭竇可
無悔也乙巳春肄業北漢山寺寢疾而還疾甚黃君

來問生語及西學之誤人歎咤良久曰異端橫騖惟
當扶植吾道盍相勗哉此屬纊前三日也衛道之心
至死不已生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也竟以二
月九日殁生之文辭識解方日泉達負斯文之託而
不幸夭折良可慟惜翌月丁丑葬于長湍坎巖先塋
酉坐原士友之相從者如哭親戚多輓誄以弔之娶
昌原黃孝彥女有遺腹一女生性偏峻疾惡太甚晩
濟以寬和忠信篤敬言行無可疵者事親愛敬具至
閨閤之內無戲言平居喜怒不形叱咤之聲不及於
婢僕家政誾誾如也與人交羣而善規嘗於夜會酒

席談諧并作而生歆滕朗誦二典諸友肅然改容趙
君嘗奔父喪於數百里外老母無侍養者生日必造
候門外戒童婢以善調護雖風雪不廢者三朔餘人
始知朋友之義而感歎之生之將歛黃氏持一尺牘
泣獻都事公曰亡人平日誦習夙宵不捨今不忍見
請殉棺內傍人取而視之乃都事公訓戒辭也其辭
曰心者吾人主宰先定其心戒其偏邪憒憧必以安
靜求於浮動之時口為樞機慎守其口言語之際必
戒其躁妄激發而求所以忍默身為標準謹修其身
起居之間必求莊敬而戒其安肆偷惰毋怠毋荒敬

承家聲讀此訓辭果是有是父有是子也生之先安
東人自高麗太師幸始跨歷兩　朝多達官聞人為
世大族東興府院君常有善行生八世祖也曾祖諱
執經祖諱世聖父即都事公名心彥字星五母清州
韓氏都事公與余有忘年契余嘗褒克家之獨子至
今鐵釘常在心頭公亦宜然揮淚泚筆而為之銘曰
天不愛人胡生其賢天若愛人胡奪其年旣賢而夭
難諶者天

童蒙教官龍潭任公墓誌銘 幷序 庚戌

公諱屹字卓爾姓任氏始祖温宋紹興府人為中華

名族六世至澍宋亡任元陪公主東來即八學士之一也留在高麗官御史大夫賜貫豐州歷世簪纓至諱山寶入我　朝為漢城府尹於公為七代祖曾祖諱由謙工曹判書昭簡公　中宗朝名臣祖諱楗咸陽郡守考諱泰臣宣務郎妣奉化琴氏縣監應鍾之女以嘉靖丁巳生公于京第幼有異質篤於孝愛及長才藝超絕壬午中生員試時士論携貳有朋黨之漸公性高亢不欲隨俗俯仰奉宣務公南下安東之奈城築室龍潭因以為號粧點溪山為四十一景景各有詩日以文史自娛往來質業于朴嘯皐先生先

生期許之深壬辰倭奴大擧入寇嶺南先受兵列邑
瓦解公自以世祿之臣不忍坐視慷慨雪涕與校書
正字柳宗介及金中清尹欽臣欽道兄弟協謀倡義
始自春陽起兵召募得數百餘人所謂奈城兵也推
柳公為大將公副之定約束十六條激厲同志曰無
訛言無驚動無喧嘩無戲謔無以下凌上無以賤凌
貴無伐功無辭難無以異同為喜怒無以喜怒為向
背餘六條軍中體貌也又軍令七條嚴勅士卒曰聞
鼓則戰聞錚則止鼓聲不絕有進無退敢退者斬錚
聲再聞然後退退而後者斬漏洩軍機者斬期會後

至者斬私取民間物者雖小必罰用令者賞不用令者罰條約簡當雖古名將無以踰也一軍肅然無敢違越日以召募訓鍊為事倭自關東踰入直向小川公移書鄰邑及安集節度兩使請救二十六日引軍獐峴設伏于薩夫嶺下遇賊畧有斬獲二十九日賊添兵而來柳公曰援兵不至賊勢銳甚為國一死正在今日先鋒射殺兩倭賊稍退遂乘勢追逐入谷中伏發地險不得馳突柳公及尹欽臣兄弟金麟祥軍官權擎等力戰死之公及金中清僅以身免公再收散卒為討賊之計前檢閱金涌收兵百餘而来涌弟

潵收僧兵五十餘附之公為大將涌為左副李嶫為
右副而扼於兵使軍無可振之勢時鶴峯金公為方
伯公投書請濟師而金公已遆遂投金翰林垓義陣
合兵為進取計癸巳金公又戰歿于慶州陣公代領
其衆一戰於聞慶再戰於唐橋多所斬獲未幾丁父
憂去金公涌隨　駕而西功未成惜哉噫公以林下
匹士率倉卒烏合之衆當方張豕突之賊不自糜爛
公所知也奮不顧身欲以一死殉國雖無旂常可紀
之績其忠肝義膽可以貫日月而摩蒼旻矣金義將
死後諸子皆幼公取其一子光輔教養成立金氏子

孫至今呼公家稱叔稱兄若親戚爲其篤於朋友如
此晩来自龍潭移居禮安之温溪有羅浮村江山絶
勝有小金剛之名山水巖臺各有品題凡二十景又
號羅浮山人有終焉之志居久之　除典牲署叅奉
宣廟末年朝著不靖公出　肅上疏斥權貴而歸
有詩曰瀝血刳肝叫紫宸掛冠行色爲傷神松風桂
樹羅浮下誰絆孤雲伴鶴身光海朝除童蒙教官不
出盖知爾瞻等奸凶必誤國而然也自此益無意於
世杜門劬書優遊卒歲爲萬曆庚申十一月十九日
卒壽六十四葬于縣之龍頭山下汾上洞子坐原公

愛親之心根於天性痛纏風樹恒以不及致養為恨祭祀務盡誠敬先期齋沐奠需必親檢祭器必親滌至老不衰其學出於朴嘯皐後師趙月川鄭寒崗三先生皆溪門高弟也三先生皆器重之尤深於禮學冠婚喪祭皆有問難寒岡先生大加稱詡一時諸賢如金鶴峯鄭藥圃曹芝山鄭愚伏金溪巖師友之公之聞見之廣學問之篤可知矣平居取聖賢格言名靜裏恒誦凡二百五十言皆持心飭身之語夙宵諷誦以自警堂號有求放養心主一之語自治之嚴又如是文章不足為公輕重而平生著述甚富皆散佚

于囬祿之灾壬亂日記四卷亦未免烏今所存只有若干文龍潭羅浮雜詠若干詩而已公頗好奇字有字說一篇云聘眞城李氏松齋公叅判堣之曾孫僉正憑之女事夫子無違德無子以從弟郡守振子之敬為嗣之敬生二男二女男憲憲女察訪李希喆生員蔡文徵憲無子以憲子世翮為嗣憲生四男世翼世翮世翰世翎女姜再㦃申叔箎餘不錄公之殁距今二百三十年文獻無徵後孫象德宗孫鼎鎮收拾散佚之餘為元狀鼎鎮君北走入京受狀于丁學士範祖請碣文於李判尹獻慶又託竆銘于鼎福鼎福

老洫昏耄何敢承當而鼎福九世祖翼憲公與昭簡公爲耆社會尙今傳爲盛事契分如此烏敢以不文辭謹依元狀又採傳信文字序次如右銘曰

豊川世家公生挺特昭簡曾孫溪門私淑出而騫揚若將有爲退而蠖屈斂迹如癡嘐嘐曰古邁邁傷今泥塗軒冕嘯傲山林沉潛道學研經説禮儕友推服岡老褒詡靜裏恒誦聖賢格言養心有齋主一有軒介石貞吉君子之德高風雅韻百世可則

通政大夫 贈左承旨行禦侮將軍 世子翊衛司翊贊百弗菴崔公墓誌銘 並序 辛亥

嶺南素稱鄒魯之鄉宏儒碩士代不乏人挽近来儒風小衰公及大山南野又能繼武而起世稱嶺南三老不幸二公先逝而今公又歿從此山林無主後生安放甲辰秋公薦入桂坊鼎福忝遷同任公老病不赴竟失一晤今公從子華鎮持李小山光靖所撰行狀及門人子侄所記遺事千里來托幽堂之銘鼎福雖非其人平日之嚮慕久矣其敢辭諸公諱興遠字太初系出月城麗平章流之後世居達城之漆溪故世稱公為漆溪先生公六代祖縣令諱誠生諱東蕤號臺巖薦授大君師傅崇禎甲申後入八公山不出

世高其風宣教郎諱衛南監察諱慶涵通德郎諱壽
學諱錫鼎即公四世也妣咸安趙氏進士嵩之女以
明陵乙酉二月望生于府院北里之外家公幼頴
秀茂凡生數歲母夫人患乳腫痛楚公熟視之不復
吮強之不肯遂以粥養稍長惟長者言是從家祭必
晨起隨衆得美味玩好之物必推與諸弟見丐兒寒
餓甚乃推食脫衣而與之尋常戲弄未嘗與村童相
狎仁孝正大之性已兆於幼穉之時矣初從塾師學
所教皆功利之説公疑其非聖賢教人之道及讀孟
子至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之語欣然契悟决知

仁義之必可行而後得周子圖說通書手寫潛玩暑窺義理頭腦遂棄舉業依朱子讀書次第而讀之以小學家禮心經為終身受用之實世之論公者或推其經學或稱其幹局而至於至行醇德則人無異辭事親至孝愛敬備至愉色婉容不離親側乙卯先君病革涕泣嘗糞及遭變哀號攀擗如不欲生喪葬祭一從家禮而必親監視几奠之暇惟考禮書言不及家事足不出洞門三年事先妣肅敬如嚴父雖婦孺僕隸不敢讙譁於其側先妣年高衰病公日侍左右不解帶烹飪藥餌躬自檢攝進食必盥手食已必

親滌器器用枕簟之屬皆具而不他用嘗於枕頭置小櫃貯若干銅及筆墨等物以備老親手用其承歡養志如此公有一子早夭而恐傷親意未嘗為悲慽之容乙酉遭内艱公花甲周矣葬前啜粥枕苫時當嚴冬晝夜在殯側發靷之夕以衰經出拜擔軍以勞之人皆感泣既葬守廬不食蔬果朝夕哭墓虎跡縱横雪或沒膝而不少廢焉三年不脫衰經宿抱羸疾又當衰年而終免毁滅盖其心志一定不出强為而然也嘗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論語問孝非一二今之學者多說無形影底道理未嘗言及奉養甚可慨

也尤謹於祭祀務盡誠敬品物蠲潔洗滌床卓灑掃
庭宇祭必具明衣忌用黲冠三七散致之齋罔不如
禮與叅祭諸執事會宿一處曰祖考之精神即我之
精神致齋誠一即接神之道雖當寒沍沐浴澡潔至
老不已四時正祭九月之禰忌日俗節朔望之叅皆
依禮行之將事之際敬謹之容趨蹌之節令傍人肅
然忘倦將撤命勿亟撤而向虛位端坐而致餘敬逐
每晨謁祠堂或大風雨大雷霆雖夜必起具衣冠立
於阼堦上定而後退旁親之祭必以物助諸弟之忌
必齋沐與祭兄弟湛樂物我不形三弟雅潔好學公

日與讀書講磨婦女薰化人無間言世稱山南昆季一妹遠嫁家貧時節問遺歿後祭需無闕從子恒鎮登司馬給田使辦閭喜宴堂弟興溥貧甚有積逋公盡償之昕夕視其炊烟有無分飯饋之免喪未幾二弟連歿公過毀至於左眼失明敦睦宗族主於仁愛彼雖有失未嘗或校吉凶患難尤致軫念待人接物勿論貴賤疏戚致其和敬輕財好施周窮濟乏不問家之有無憂樂與人同又有料事之智故親故有事輒就問之年高者雖賤隷必禮貌之有善行必躬造致禮爲謹於辭受之節人或有遺必商度而受之公

自少有幹局十歲王考監察公沒於雲峯謫所公在家以應遂葬之需人咸異之及長於奉先居鄉料理區畫皆為經遠之圖乙丑禰祭後與諸弟相約出物營置祭田建助祭庫歲久用裕上及高祖旁逮伯叔父母大小祭祀咸取用焉臺巖公當祧立別廟名報本堂以祀縣令公嘗置學舍課子弟公體其遺意建孝悌堂取先賢格言為奉先諸儀每歲重九為講睦之會又為學約以率門中子弟外家窶甚又置祭田人雖有享先之誠如無絶人之才能如是乎公山下有洞名曰扶仁己未春與洞人結禊置先公田以應

民賦又置恤民庫以助窮民立一堂春秋齊會講呂
氏鄉約申之以孝友睦婣之義治田營家之道居是
洞者終歲不見吏荒年無菜色安生樂業宛然有三
代遺風噫以明道橫渠之大賢欲興學設教畫井復
古而不可得公能從容行之不其難乎公制行甚高
常言天理之不復嗜慾害之痛下克己之工其於食
色服玩淡然無累十七新婚服飾華鮮李公柱恒見
之為誦好衣不近之句公愧汗而歸換著緜布自是
不近紬絖之屬自幼已嚴於男女之別少時因事入
府營僚愛公丰標使少妓伴寢公終宵不近一府驚

歎三十六喪偶不再娶亦不卜姓鰥居幾五十年奉
身調度人有不堪而處之怡然晩來嘗語人曰人情
當食不覺匙著先下魚肉是亦慾也某自中年後始
覺得心手相語使不先下用力既久今則魚蔬無別
雖窮而在下愛君憂國之心根於天性見政令之
得失憂喜形于色辛酉上有綸音辭旨懇惻公哭
曰大哉王言招約中洞人男女分坐曉諭諄複仍
以報效之道作歌頌舞之人有感泣者前後國恤
因山前行素文孝之喪亦然謹畏法令征稅納糴
必先下戶酒禁之時告廟用醴雖藥用亦不以酒屠

牛有禁故祭用必貿於官卮公雅好山水而以離親遠遊為難臺巖公亭址在聾淵上有水石之勝鳩材置屋軒曰洗心齋曰濯清而扁曰聾淵書堂使子弟門生肄業其中有時杖藜往來逍遙自適後北至陶山南過蟾江西遊伽倻而還治家嚴而有法閨閤之內相敬如賓孤孫濂雖甚愛重而未嘗假以色辭蒙養甚正定省之外不使入處於內御婢僕恩威并行授任命役必察其飢飽寒煥人皆感悅不忍欺瞞門庭斬斬焉平居莊敬自持四勿處心九容持身終日儼然不見有惰慢之容威儀容止之則七十年如一

日初年氣貌莊嚴中晩以後濟以寬平睟面盎背渾然一團和氣矣公隱居篤行不求人知而聲聞播騰自少以經明行修屢登道伯繡衣之薦戊戌春 除景慕宮守奉官壬寅秋大臣薦擢拜掌樂主簿癸卯春 傳曰崔興遠非惟行誼可稱聞有先公恤貧之庫使鄰里不知常賦因以勸課洞儒此等人必欲見之令該曹陞職上來夏又 命道臣印給四書冬陞工曹佐郎翌年春建 儲復設桂坊 命求經術之士於是道臣卿宰迭薦公為翊贊丙午夏以大臺陞通政公以草野之士 恩遇隆重而公已老矣蘊玉

未售竟終蓬蓽惜哉是歲八月親忌齋沐如平日因
添微感氣力日就澌盡而精神不亂公嘗刻敬字牌
揭壁觀省臨絶見牌上掛衣揮手使去之注目視之
手整冠悠然而逝即二十二日也眞所謂一息尚存
不容少懈者歟十月壬戌葬于潨溪東艮坐原士林
會葬者數百人後以孝行旌閭　贈左承旨公生於
絶學之餘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學專用心於内以躬
行實踐為主讀書窮理必體之身而驗於事必求聖
人立言之本意至於理欲義利王伯公私之别必審
察而精擇之晚来喜易潛心玩味論難經義多獨到

之語曰必吟誦敬齋箴求放心尊德性齋銘心經貧至老不掇義所當為勇往直前無一毫自恕意積累之久心與理會沛然而行其言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寓於人散之在萬事斂之在方寸為學之要不出此心心為萬事之幹敬為一身之主非心無以管萬事非敬無以宰一心其論為學次第曰古人之學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只從格致上做起今人無小學工夫但以格致為先茫茫蕩蕩未有實地此朱子所以於大學或問抽出敬之一字為聖學成始成終之功不然子思何以曰尊德性而道問學程子

何以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為學不由小學大學非學也教人不由小學大學非教也又曰博文約禮博只是日用彝倫之則詩書六藝之文皆理之所寓也即此而反之於身驗之於心便是約豈如後世詞章記聞汎濫百家自以為博而其於身心全無交涉者哉博不可以泛博約不可以徑約泛博則歸於誕徑約則陷於陋其弊一也聖門教人只在下學而上達則惟在用工如何爾每誦志士溝壑之語曰人須有脊梁能擔夯重任今露臥衢路五日不食風霜氷雪又從而交下此時吾心能不變乎點檢到此始

有進步處又誦朝聞夕死之語曰人不聞道則特襟裾之禽獸禽獸而生豈若為人而死禽獸而富且貴豈若為人而貧且賤以此竪起便有一分心力此皆自得實際之語可謂本末兼舉體用具備之君子也又能旁通天文地理卜筮曆數之術又謂事親不可不知醫尤加意焉公過於撝謙雖不以師道自居而後生輩或有有志之人則諄諄接引勉進激厲隨才誘教而恒以擧業之奪志為憂恒諭以内外輕重之别又謂門人曰爾輩聞過慎勿分疏文過遂非人之通患若以尭之立謗木夫子不知不慍之意觀之則

多少快活聖人何嘗以自外至者有所喜慍乎此子路所以為百世師而鶴峯先生攻吾過是吾師之訓可謂無愧於喜聞矣嘗見相鬪者曰此只在於是已非彼是之為是非之為非無賢愚皆知但不能以恕己之心恕人責人之心責己失其本然之性善觀人者觀於此亦可以知所戒矣又聞病鷄鳴不失時其聲如縷曰誰能教之而不廢天賦之職可以人而不如乎又見兒曹爭果子歎曰此習不除流弊將至禍人國家今黨人所爭不過一大果子從來不曾下克己工夫到老大猶然可不戒哉其觀物善喻多類此

公取朱子百弗知百弗能之語名其庵曰百弗平生自以短於文詞不著述亦未嘗註解文字曰吾觀世人少有所見輒欲立言是不幾於自誣而誣人乎今有詩句知舊往復書疏日録若干藏于家夫人一直孫氏節度使命大之女貞淑婉嫕事君子無違意先公四十七年而歿有一男一女男周鎮早歿女適李經禄周鎮一男五女男濜女李宗愚朴漢倬金昌運孫應魯金俊光經禄三男二女男時行時曄時常女權熻一女未行噫鼎福於公有聲氣之感序公言行不忍踈略不覺詞繁觀者諒之遂為之銘曰

公起南服自勵為學既無師承超然獨得末學譾薄惟事口耳公乃反本專務踐履嗜慾之來斬釘截鐵事有當為賁育難奪一摑掌血一棒條痕積累之久左右逢原教行閭閻一部内則化洽鄉井推廣呂約行全表裏道備體用谷蘭播芬皐鶴上聽旋招屢降其奈病耄生民無福德施未普公山峨峨漆溪洋洋四尺之墳君子攸藏蝦蟆之陵千古齊美卓行隱逸以待良史

亡子成均生員墓誌銘 並序 辛亥

廣州後人廣成君安鼎福有一子曰景曾字魯叟幼

明粹頴異纔學語能解千餘字長者試之逐字指點手捷如飛人皆異之六歲入學不數歲文理驟達有客以選擇生氣法教人在傍一聞心解屈指作卦座客驚歎十二誦四書二經正文及長勤學績文而尤致力於子弟之行夙夜敬謹毋或怠忽敦睦宗族款接賓客鄙悖之言不出於口叱咤之聲不及於人性謙慎務韜晦鄉里上下皆得歡心壬午春選國子生負時或居泮泮儒莫不愛敬儕輩間一以誠信雖或有恢諧慢侮人者皆敬之而不能狎蓋其端勅之操見重而然也人或有情外之言不與之較亦不分解

余病廢家貧替當冗幹雖禀質脆弱而多能卽事屋傾基頹安巢無地躬集繩墨造成屋舍因有奠居之所此雖細事才幹皆不學而能之者也計澗窘東飢寒切身而安之若性人有慰問笑而不答余性粗暴勸課之際或有過度之事而未嘗有一毫怨懟之意孝順之性蓋其天植也自幼患鼈痽因成塊癖癸巳冬始作孽醫治無效乙未正月丁母憂執制踰節病益添劇丙申冬隨余往木川任所病日益加至翌年三月二十七日終不救年四十六嗚呼痛哉五月返柩十月權葬于家後思簡公墓上左邊癸坐庚戌五

月初三日移窆于翼憲公墓東數步艮坐之原前室坡平尹東說女先十年丁亥歿合窆後室密陽朴志宗女尹生一子喆重二女南泳李基誠朴生一子弼重二女權僎韓致健銘曰

爾之生也家有衛爾之歸也宗歆奬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處順在爾何憖憂家恤宗於我隱痛命之窮矣視天夢夢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林下堂申公墓誌銘 並序 辛亥

公諱厚命字天休號林下堂其先平山人麗祖功臣

壯節公崇謙之後我 世宗朝名相文僖公槩之九
世孫也曾祖諱汝吉 贈左承旨祖諱尚哲户曹正
郎 贈吏曹叅判考諱衡耉副護軍 贈户曹叅判
妣 贈貞夫人昌寧成氏叅議時憲之女也公以崇
禎戊寅生于尚州永順里第自幼雅重有器度文辭
夙達十四入東堂試對策如宿搆木齋洪公汝河見
而稱賞之曰吾不如也 顯廟丙午登別試科丁未
入槐院為副正字己酉出丞栗峯辛亥陞典籍旋為
禮兵户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壬子出為茂長縣監
癸丑移判全州剸煩理劇聽斷無滯丙辰棄歸為兵

曹正郎遷直講丁巳拜正言兼知製　教俄拜持平同席韓某曾號巨贓公隔帳駁論請削仕籍　上命終身不叙吳尚書廷緯嘗引進韓欲圖免韓曰是適足以重吾謫力止之公之以公直服人可見矣冬出為海運判官轉任羅州牧使羅素號劇邑簿牒雲委有非理被斥者一年後換名改訴公覈其奸吏民驚歎莫敢欺邑大治立雇馬四十餘匹以除勒定刷馬之弊又捐俸數千石賑飢民補稅役繡衣道伯連上褒啓　上賜表裏以奬之己未　召為副脩撰被論不行為掌樂正遷掌令數入侍　啓覆有三殺獄進

以平反之道 上嘉納之尋陞修撰庚申陞司諫擢
拜同副承旨尋移兵曹叅知時許相積設 賜几杖
宴親知畢集公獨不赴時入直 禁中是夜堅獄起
與宴者多坐累許相即公季毋許氏弟也契誼甚篤
自其孽子堅之豪橫轉踈外之時許相待命東門外
公自直中徃候之許相驚喜曰此何時而君來問耶
聞者韙之公見時事多危力求外為忠州牧使辛酉
被繡衣金斗明誣告被逮 上察其誣特放俄拜蔚
山府使壬戌拜清州牧使皆以親老不赴癸亥春荐
遭內外艱乙丑服闋拜安州牧使丙寅罷歸戊辰為

江陵府使己巳陞本道觀察使未幾遞歸入銀臺連陞至左承旨尋移兵刑叅議庚午勅行為平壤延慰使有 命仍留平壤勅還時以別問安使進義州呈御帖而歸為兵曹叅知叅議出守長湍治績大著翌年七月以籌司薦陞嘉善拜關西節度使撫軍卒繕甲兵戎政大修公以江邊制置踈濶上章請移昌城左防營于內地自江界右防營以下賊來之路不過狄踰嶺牛峴車嶺緩項嶺幕嶺谿盤嶺六嶺皆險阻此中防守得宜可使賊片甲不廻今昌城臨江設營賊騎之夜襲氷渡在於一瞬主鎮先敗誰能指揮

列鎮昌城舊治在綏項嶺内當移營于此若以移邑為難則龜城在谿盤嶺内移為防營亦一道也又言理山之古理山昌城之蝗蛾城絕險當築城峙粮以為邊民避兵之所又言城丁無人不從軍之弊請罷之邊民文報去来使各鎮堡郡邑番卒或撥騎次次遞傳以休邊民之力事皆鑿鑿中窾時閔相鼎重安置碧潼李判書彥綱朴叅議泰遜皆謫配本道三人皆舊交也公巡到歷訪續有饋問以此忤相臣意被遞疏未及上識者恨之壬申為副摠管移判決事積滯疑案裁決如流不月日院中寂然冬為漢城右尹

癸酉進工曹叅判時大國蠲歲貢黃金百兩木緜六百疋五月公以户曹叅判為謝恩副使赴燕使行例禁私商渡江日必搜檢物貨禁網漸弛公留義州令首驛使納行中物種于書狀及府尹封標搜驗時無標者屬公現捉二千餘兩是行無一物潛貨無一人加率可謂後法云十一月復 命為兵曹叅判尋求外為清風府使甲戌秋棄歸寓楊根白雲峯下丙子春付同樞又副摠管再以特進官入 侍 經筵入秋曺時以道峯並享尤庵宋時烈事八路儒生爭之者千餘人大忤時論䟽頭編配䟽下停擧獨䟽决杖

公將疏救而秋判閔鎭長急急勘律公疏無及矣翌
年旱灾有審理之 命公與首堂李世華議不合乃
上疏力言多士廢錮之非九呈九却末乃熱陳喉院
壅蔽狀始捧入未幾放解疏儒士林多之三月為湖
西觀察使執法畫一守正不撓當路倚勢者多貶黜
若公牧趙持正大興守金萬埈之流是也公辭職疏
有曰形勢之家一不顧藉衆謗之起臣固任之盖其
實事也道民孫昌浩者奪民田賣于宮家宮奴收稅
甚橫公囚昌浩上章爭之 上特命宮家落屈冬以
徵事忤左相尹趾善罷歸戊寅以荐饑請糴于大國

四月清遣吏户部侍郎水陸運五萬石米泊於義州中江公以左尹為接伴使崔右相錫鼎摠使事户部陶大性暴無禮公隨事善處二使欲憚之及和買米價翔踊公呈書於陶辨其不平事皆順成陶以一封書授崔相令獻于　上相受来欵與公聯名　啓之公曰不知書意而遽上之乎遂坼視之書中有眷弟字相大駭莫知攸為懇公還書公不辭即持書徃見陶曰禮人臣無外交中朝使行未聞以私書致我王此於老爺恐有大朝是非陪臣亦不敢以私書達君父出其書還之陶笑而謝　朝廷聞而韙之兩

司論崔相罷職公竣事還退于驪州元亨里又除
右尹拜疏言朋黨科制之弊　上下優批人謂鳳鳴
朝陽己卯還副度支俄兼同義禁時淮陽倅俞信一
以犯馬棍打北儒李友白致死　上必欲置法俞當
路有權勢其弟得一以公為　上所信要權叅判瑍
欲乞公救解公不聽事干魯承經俞又誘使之反辭
公禀　旨嚴刑承經得獄情信一竟斃獄中冬臺臣
李坦疏　啓科賊而皆紈袴子弟獄將解公進疏言
宋晟之券第軸相左李聖輝之文賦表相換請鞫問
行奸吏　上命嚴覈得情科賊八人乃次第現出其

中金麟至公切姻也公不容護終成其獄公議快之
公以此大忤當路庚辰春左　除安東府使旣啓行
又劾罷之使不得安於内外也公仍寓忠州嘉湖尋
付西樞十二月　除三陟府使將肅　命行抵烏甲
先山下以微恙卒于堂弟正郎厚軾家卽辛巳正月
十六日也壽六十四公宇量宏遠器局峻整而尤篤
於内行事親色養備至惟親意是從至於仕宦出處
必禀告而行不敢自專居喪執制踰禮於羣妹恩愛
篤至伯姊權氏無后只有前室穉孫公取養若己出
以至成立立朝事君一於忠實　顯廟之喪時任金

判公哀毀漣如至公除前行素自在下僚知遇殊絶
銀臺陞品刑户亞卿皆由末擬奏言輙　奬用封事
必　温批人有攻劾則置而不論或大臣有請則勉
從而旋釋皆　異數也公素以清白自勵九佩外紱
三按藩閫而歸無居宅室如懸磬饘粥或不繼而賙
恤窮乏惟恐不及有窮戚來見公頗為佃客於某庄
公曰此土於我不足為有無仍舉券與之嘗省楸往
聞慶方夜有客請謁告以母病方殛將用犀角而難
得公刀柄犀角解而投之無論親踈急困之義如此
在内則斗禄與姊妹共之出外則鄉穫分於親戚若

値荒歲則姻舊諸眷并畜於家有時典賣金圈章服之屬以供朝夕見人婚喪過時閔若在己任江陵時流寓士人洪基衍喪母官庀其喪給新轝返葬京第比鄰有兩閨秀年過未行公備百金客援其家以成其婚終不向人言是皆素昧也然視人饒乏施與不施較若畫一在西閫時權監司重經定女婚求馬鞍權都事廸亦為女婚求靴公施靴不施鞍曰權令孰不副之權友貧甚可不副乎靴内又充表紬十餘匹紬内又賫輕寶以送之其家坼視驚喜過望權令聞之歎曰其取捨誠然矣公秉心和平無矯激之言崖異

之行惟以直道自任自江陵陞拜道伯朝議將換拜
大諫發 啓庚申事時公將肅 命入京李公聃命
來見公泣曰頤首發吾讐人 啓公白先公之千古
至冤孰不知之因此叨榮何敢爲此可見處義之明
也常痛朋黨之禍人家國痼人心術不以親厚而有
加異趣而斥之甲寅己巳之際公獨持論平恕時議
譏斥之屢枳清望公反以爲幸允於橫劾之來處之
裕如亦不屑屑分解其在安州巡使李世白欲以中
軍李光漢代公嗾亞使俞集一誣以災傷 啓罷後
公按關東俞 除金城自懷慙愧公無幾微見於色

遇之如一僉服其德量歷敭内外當官盡職謹守三尺性雖寛和醇謹至於立言路讞　王獄奉使命判詞訟任黜陟凛然有不可犯之氣其治外恩威幷行吏畏民懷治績茂著栗郵茂長江陵皆有去思碑西閫則清北七邑鑄銅碑立於朔州公平日藻鑑出人初見李弘淳閔元普曰兩人似非令器不可近後皆不得其死嘗謂季子曰汝岳丈與閔氏結婚吾恐閔禍不止於甲戌果於辛巳戊申連被罪戮人皆服其鑑識噫以　公之抱負韜晦於衒能之世規避於顯妒之時不大展布而不過為濁世之完人而止豈不惜

哉配貞夫人善山金氏判決事　贈判書厦樑之女
生與公同年有女士風與弟大諫元燮談論大諫常
詘後公四年卒公初葬驪州元亨里配葬忠州衡川
癸卯并遷葬原州崖岸甲戌又遷窆于忠州開川洞
乙坐有三男四女男通德郎弼勛生員弼文俱有文
行并早沒進士弼仁叅奉權應經承旨權孚進士洪
萬昌佐郎李瀠其壻也通德一男三女男思迪女適
許海姜霞休金後濂生員一男思述進士四男二女
男思遜思遂思遇思億女適黃器重權正均權叅奉
二男四女男世銓進士世鉉女適洪重謙李萬鼎吳

弼運直長李達中叅奉權承旨系子耽三女適柳慶裕沈㙞洪亮輔承旨洪進士一男一女男重濂女適權輔經李佐郎三男一女男萬協縣監萬恢叅判萬憘女適鄭塽三世四世不盡録公之玄孫致鳳手搆公狀録来屬鼎福曰先祖之喪今幾九十年言行事蹟實有不忍沒者無一狀德之文顧得寵文以詔後昆鼎福不惟非其人愚陋老洫而辭之申君去而復來至再至三烏旋思之此不過記實何以文為遂依其本狀隱括而為之序又為銘曰

古人有言士先器識於休申公挺特不惑世方奔鶩

公能駐足人皆傾憂公無適莫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我心如秤肯為人役言行相顧無可疵摘時有不契
厥施未博在公何恤斯民無福宦海風波孤棹穩泊
非器之弘非識之卓曷其如此我銘無怍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行狀

宣教郎東巖安公行狀 丙子

公諱翔漢字翊仲姓安氏東巖其號也系出廣州臯祖諱邦傑佐麗祖以功封廣州君寔爲受貫之始至諱綏移嶺之咸安代有聞人遂爲嶺南世族麗末有諱國柱官中郎將國亡不仕當世高其節曾孫諱普文薦官至引儀不就移居密陽之金浦生諱覲官司諫號苔巒受業于佔畢之門以廉謹著於公爲五世祖叅奉諱嶸生員諱守淵 贈叅判諱光紹正郎諱

璹公之四代也正郎出後再從叔父生員諱餘慶生
員即世所稱玉川先生者也妣淑人玄風郭氏叅奉
再祉之女監司越之孫也公以萬曆甲辰生於昌寧
縣之牟山里第公幼時傑然有偉氣慶尚左兵使嘗
歷謁正郎公公時在側潛以筆濡墨大書兵使二字
於背後衣裔兵使覺之喝曰汝小兒不畏兵使乎公
笑曰兵使上有大將大將且不畏畏兵使乎時公年
六歲兵使奇之賀正郎公曰此兒有氣像他日名位
必過乃翁七歲受業於伯父五休公諱玐不煩課讀
通大義能屬文往往出語驚人辛亥掖厲將築國農

所堤堰来伐墓木人莫敢何公奮然直前叱之曰林木自多何必士夫丘木乎聲甚洪壯官校輩相顧詫異曰小兒聲令人褫魄必大貴遂歛斤而去及長風儀魁岸沉默寡言笑劬心經史兼通事務局幹見識推重於儕友間青雲君沈命世有里閈之舊雅重公及癸亥 反正沈與其議邀公赴京而難於為辭請公曰聞有庭試可同行未強不已公察其辭氣異昔終不應數月 靖社事作沈為元勳公聞之歎曰前日之邀我果為是也我幾為彼所誤後沈来指公戲曰窮士鬢邊豈合金玉公曰成能如是不成為何沈

笑而無語丙子冬金汗僭號東逼　駕入南漢被圍
閱月勢甚危急勤王募兵之　教日下而列鎮觀望
不進時草野之興義赴難者晉州有河公溍玄風有
郭公衛國公慨然曰平生讀書用在今日遂通告同
志糾集義旅推同縣楊進士暄為將楊謂義士李時
老曰翊仲吕葛之才欲以兵屬之李於公為戚屬以
膂力聞乃謂公曰楊公之意如此君主中堅我執前
鋭幾不濟矣公曰臨軍易將古人所戒我輩年少名
位出楊下軍事當有一無二遂不從而設施方畧皆
公所定事簡而辦衆心欣聳丁丑正月二十六日赴

難至尚州和事已成罷兵之 教四下矣公與楊公及諸義士北向痛哭散遣義徒而歸公嘗四解鄉試連不利於省闈自後不復應擧自號崇禎逸民楊公亦自罷兵後廢擧深居與公契分益篤數相往來終日默然相對長吁慨歎有人道 皇朝消息則輒泣不語却食累日楊公嘗曰安翊仲經濟之才可惜終老丘壑盧師傅亨弼亦稱不已曰嶺表間氣其見許於鄉里之先達有不可以掩者矣庚子公感疾踰年而彌劇二月十日卒于密陽涑河寓舍壽五十八鄉人相唁曰巨人逝矣葬于金浦亥坐原從先兆也公

偉幹八尺聲如洪鍾不威而人自懾伏自幼從五休
公習聞儒者之學頗究心於濂洛諸書圖揭先儒銘
贊朝夕觀省於書無不讀尤用功於易讀幾萬遍旁
通數術道未來事多奇中至若兵陣九章之類研究
蘊奧嘗曰儒者何事不做經書外此等書莫非經世
之務而亦格致之一端也手畫孔明八陣圖奇正生
克之妙營隊駐戰之勢若指諸掌時時玩賞欣然會
心於瞿塘魚腹之間而意趣所寄雖子弟不知也公
有寓懷一律曰若人千載更精神野服林泉又隱淪
莘耒復耕金浦上渭竿還把洛江濱高宗已遠難通

夢帝胄如今冐屈身倚樹哦詩書落葉頻風吹送王樓春知公者不以為夸辭公性孝友甲子遭正郎公憂居喪盡禮公昆弟六人伯氏無後公以次主鬯凡祭祀之節務盡誠敬不以豐腆為貴奉太淑人色養備至公嘗病腫危甚太淑人憂之深公曰兒之所抱不少必不死於此疾太淑人降色而喜其所慰悅親意者皆類此也與羣弟並處怡怡湛樂而撫摩遺孤無異已出及其析產分居田丁之饒優者悉歸諸房由是窶甚五休公閔其匱乏給密陽田宅公遂移寓于密陽惟以勤儉自飭絶無分外經營簞瓢屢空而

樂自如也平居簡重寡默未嘗言人過失色不以喜怒變與人交不以新舊而施親疎悃愊無華忠款自露人皆愛而敬之終日對案觀書至老不掇自丙丁謝事後無意於世蠖屈田廬課花評草談晴說雨暢詠自娛倘佯物外為文不事章句雕績而援筆立就氣力適壯意趣深造所著詩文四卷藏于家配宜人保城朴氏生員諱文英之女淑美有懿德閫儀可則後公二十四年而卒祔于公墓宜人生一男四女男諱時泰無子以從弟時退子欽為后女長適盧時鉉生大河大淦大涉大澐女李萬彙呂成賓次適鄭聳

無後次適金自堅生尚元尚亨尚貞女李唐弼次適
朴時穊無後側室生二男一女男時有時協女適盧
碩曼欽生德亨義亨信亨女適李基碩德亨生景允
景禧景敦義亨無子以景敦爲後信亨生景漸景益
景恒景復景臨內外嫡庶曾玄共若干人噫自古藏
器巖穴名湮沒不稱者何限使伊尹不遇成湯之五
聘則誰信囂囂之心諸葛不遇昭烈之三顧則誰許
管樂之比觀公寓懷之詩若無胸中之蘊何能道着
此語句乎當丁丑起義之時欻以倉卒烏合之卒禦
方張豕突之敵不日虀粉可坐以待而觀公處置之

宜儕流推許之語英風奇氣越百年而動人惜乎和議誤事不一試於南漢之下而使公不過爲一時忠憤之士而止爲可勝歎哉噫窮爲匹士終爲而已則君子於此又當付之於天而已鼎福從公玄孫基稔聞公之平素而有願慕之心因究問家乘得見公弟暘谷公所著行録及嶺外諸公所記述然後益知公之大節卓犖有如此者景漸以宗人之好求叙其事歆就質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不可以不文辭謹記其始終如右備採録焉

通訓大夫成均館司成鄭公行狀丁丑

公諱廣運字德而鄭氏本海州人其先自高麗中顯
大夫諱肅始歷二世諱易入我　朝爲左賛成謚貞
度公於公爲十一世祖也自此世世有聞人曾祖諱有
徵司諫院獻納祖諱致重考諱震垕并著文行妣陽
川許氏文貞公琮之後僉知樟女公以　明陵丁亥
九月九日生于廣州草阜鄉之斗湖外家幼聰頴能
綴字作句八歲與羣兒戲江岸有一老宰泝流上江
聞公名呼使賦詩公即應曰山高楓葉早江淺帆來
遲其宰撫頂曰立揚雖早驥步難展公晚來功名不
振常吟此句曰其宰先知已亥丁内艱哀慕執禮如

成人手自理菜以供祭及長頴脫不羈習舉業儕流推其贍敏庚戌春擢 庭試未幾以假注書入 侍時有鞫獄獄急囚衆訊對浩穰公弄翰如流一字不錯 上屢顧而嘉尚之為時論所忌枳槐院歸國子辛亥 除慶安道察訪驛在公家前故其答人書有曰分館失路忝先雖多駟騎歸覲 君恩亦重時驛政多疵荐值饑荒賑救吏卒巡檢馬匹人稱其能癸丑入為成均館典籍甲寅移司憲府監察轉兵曹佐郎掌禁喧 禁中出入雖宰相跟隨無過數人有一宰臣將入朝閽公在直揮去傔從曰苦客復入其見

憚如此乙卯為公洪道都事兼管海運鍋斛上加米
入京親自勘捧罷情債杜私孔時地部堂上私人多
為倉屬堂上聞之不悅曰鄉民雖愛京民獨不恤耶
未幾辭遞尋為忠州按覈使治 殿牌作變人獄疑
久不決公至一問得情丁巳拜司憲府持平歷戶曹
佐郎 貞陵令遷兵曹正郎戊午入直內兵曹夜半
宮中失火守直臣僚及衛卒蒼黃奔迸公戎服持戟
先檢守門卒列立信地備非常請出闕內油芚百餘
張橫塞禁川橋下水須臾盈滿汲用不乏賴以救滅
是年公以卜姓事為媢忌者所劾被拿申辨公自是

益知世情之危巇即歸慶安鄕庄以養親課農為事庚申復以按覈御史赴鏡城辛酉春竣事還俄除司諫院正言冬 除高山道察訪辭遞壬戌春除蔚山府使府素號難理公蒞以剛敏案無留牘獄無滯囚府底有推奴客韓進士者勢族也與被謫人名貴贇者侵漁海民慶蔚機彥之人望影遁逃若逢大寇公即命掩捕韓走匿慶衙遂捉貴贇杖殺于通衢墟市上觀者千餘人莫不稱快時臬司亦韓族也甚公于貶目公即投紱徑歸吳叅判光運常愛公才氣聞公入京來問曰南州所得有何長物公曰病得水

土之祟口得江山之吟鬢得白髮之長身得酷吏之
名吳公大笑曰君之語癖又長得一格癸亥爲平安
道都事陪使臣行使臣房妓有見公不起者公正色
曰公爲大臣使寵妓無禮人將謂公何遂退而杖其
妓尋按狀還京甲子爲司憲府掌令請罪人尹志絶
島圍籬疏陳五事一科塲用私宜面試否者拔去二
科塲請囑舉子因禁停舉試官之不以告者禁錮三
嚴關節以杜私徑四守令治下占山法禁至嚴而抑
世復洪致期之流冒法貪縱奪人山隴請治其罪而
申明其禁五勢家防納貢物請禁錮使都民專其利

上幷依允　命有司施行乙丑拜軍資監正尋遷
掌令時　上以事閉閤公與諸僚叫閤不退特　命
削職公自闕下還鄉自是年至丙寅丁卯凡七拜掌
令或辭或行公在憲府獨持風裁凡冒勢侵凌者一
繩以法豪猾斂迹京師有虎掌令之號戊辰　除興
海郡守時嶺伯曾任灣府公為關西亞使以公事杖
其主事吏故忤其意恒蓄致憾語公至是欲不赴而
邑弊流聞有擇官之嫌遂上官邑有崔姓吏世為首
任族繁勢大擅弄威福從前官長率以姑息為事竟
猾益肆侵盜官物若京納錢布之屬換貿行商末乃

諉於該吏之逃亡而更徵民間由是户口凋散舊時
萬餘户見存三千餘戶公灼知其姦會諸吏約曰為
國養民雖大小不同而爾與我等爾凡吏作奸官長
可欺同班不可欺自今奸吏弄法首吏不以告則當
先治黨惡之罪凡有逋欠盡賣逃吏之田宅以償之
不足則三分其數一分徵首吏一分徵諸吏一分官
當自充一切不侵鄰族約成付揭門楣使吏民皆知
於是鉤發其贓濫狀定限五日内不輸則當死公令
素嚴崔吏知不能免脅諸吏奴一時逃散崔吏之弟
有能文者長在營衙預知其日期公狀未及到而營

門罷黜之　啓已發即吏逃散之翌日也自營畢郡
四百里而狀罷之遽如是夫欲修隙於剛明之吏而
中姦猾之意歟此事必有能卞之者矣己巳為咸鏡
道都事掌試東公北士咸頌辛未以西啣叅均役
庭試策大槩遵用舊典畧加通變節浮費汰冗任金
相國在魯主試擢為第一以其有各宮房折受無節
之語降置第三時公有親患聞西路名醫在趙宰榮
國家往見之時任銓堂某在座謂公曰公之名位不
顯吾輩過也今有合　啓之論若停此則美爵惟意
公笑曰公執銓能知其義乎曰未也公正色曰居其

職而不知其義可乎銓者衡錘之總名衡取其平錘稱物之輕重故人君擇人而主選擧之任者曰銓官欲其平心權其賢否而授之官雖微官庶爵皆國家待士之具君以爲窃弄之資可乎言甚峻切傷人失色時臺臣在外爲痼弊 上令自今臺臣在外直行捘界之典公方作覲行銓堂䦨知之擬公掌令蒙點公未及蒙行詣 闕辭職且陳銓堂嗜利誘脅狀 上以有挾雜遞差後至削職公歸侍親病翌年正月丁憂甲戌服闋拜司成遷掌令時言官蒙大臣陰事相繼竄逐公方疏救未入 東宮特命公及大司

憲南泰齊持平任希教配巨濟倍道發送後數日
大朝赦命下而公文未及公等已到配所時三臣被
譴出於不意而亦非深罪故列邑問遺甚優公皆却
之其不得已者留而盡散于流謫及人士之貧丐者
曰是所以爲巨濟也大憲目擊歎曰高人數等乙亥
除通禮院右通禮丙子九月呈遞俄拜奉常寺正
十二月初七日感寒疾卒于京城西部翰林洞之寓
舍年五十歲遺命薄葬曰先妣喪衣不用叚棺用海
松葬我當如葬先妣勿用一物有過又戒諸子以勤
學勸農泊然不及他事明年四月癸酉葬于慶安清

凉山乾坐原從先兆也配白川趙氏通德郎諱元規
女擧四男四女男長龍祚娶權龜範女次龜祿娶韓
昌錫女次鳳祿麟祿並未成人女長適權黙次適李
錫周二女未行公風儀秀逸姿禀英爽自少忼慨善
論事蔑軔之初當蕩平之政羣公之主事者有汲引
之意公外自韜晦不露圭角故或被指目而心中所
存確乎難拔實無比周論議助為聲勢者是以晩歲
落拓二度製錦九入憲臺繩姦糾惡無所回避動輒
中傷十仆猶起公嘗笑謂人曰胸中鐵柱杖竟未銷
奈何公孝友出於天性生事之盡愛敬死葬之盡情

文自合道理居外艱執禮踰制幾致毁滅事繼妣李
夫人致孝竭力李夫人亦不知爲非己出也兄弟姊
妹之間怡怡湛樂鄉黨宗族一無間言雖婢僕賤隸
必待之以誠使各得其所公素善飲談諧樂易接物
盡其歡户外之屨常滿矣性又好施急困賑窮惟力
所在家貧疏糲不繼而視之晏如也平居手不釋卷
嘗書文山正氣歌于壁上以自勵晚来益知世情座
右揭聾啞瞽忍四大字省念爲常以經綸兵略自許
其友趙奎輔挽公有曰公才無不貫何獨喜談兵時
平生短髮年老擲長纓是也余與公同鄉井幾二十

年晩塗從遊情好益篤公之長子龍祚持其家狀泣而來告曰先父志行非公無知者今將請銘于星湖先生頫以狀文見敎余不忍以不文辭謹就其家狀及平日所睹記者序次之如右

淑人趙氏行狀

淑人趙氏故成均司成鄭公諱廣運之配也趙氏系出白川高麗兵部尙書銀川君忠武公文冑之後宣廟朝名臣吏曹參議號稼軒庭堅之五世孫也進士諱成漢參奉諱明善通德郎諱元規即其三世而妣草溪鄭氏通德郎諱周冑之女也淑人生于　明

陵乙酉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戊寅十二月二十二
日壽五十四淑人貞固之操孝順之行自弄瓦異凡
兒四歲失恃哀慕號痛久而不忘通德公歎曰兒之
篤性至此哉憐其幼而無依也躬自鞠育稍長授以
女誡三綱行實等書能通曉而誦習之兼執絲麻愈
勤通德公以無子連娶連喪耦淑人在室凡三事繼
妣再服其喪生養死哀不違其則通德公撫其背曰
事親甚難而事繼母為尤難汝以一穉女而能之乎
嘗說于人曰吾有女十男不易也及移天而歸于公
以所以行于家者行之事舅姑事夫一以孝敬尤致

誠於祭祀之節至於滌盥微事必躬自爲之友兄弟
敦宗族無遠公意姊妹妯娌之間怡怡如也公喜飲
酒好賓客窮族之無依者多歸仰哺淑人供接無怠
不以有無煩公公亦樂施之不已爲公嘗奉使柵門
而還重感寒疾屢瀕危劇淑人日夜禱天請代及公
病良已而淑人積勞成疾幾危而蘇公嘗知淑人性
度堅貞至此告之曰婦人殉節其道不一值危亂之
際捨命全身者其當然者也有以青孀無托而死者
其或然者也有子有女當守家業而爲一切之行者
其不當然者也蓋諷之也庚午承繼妣訃壬申丁尊

舅憂年當襄暮而執禮愈謹事繼姑尤盡其誠公之兄弟三人而公其伯也姑或為仲季所奉往而旋即歸曰誰非吾子吾婦而不如此家之安於吾心也誠意素孚不欲少離而然矣家眷羣聚而計活窘束諸子或有言及規利者淑人輒色不豫曰利欲如火不戢將自焚敗名衊身恒由於斯人家子弟當以孝謹文學立名利云乎哉丙子冬公疾革淑人知疾不可為謂公曰請以死從及屬纊之際淑人即欲自裁為羣子女所扶持而不得則曰三年之内莫非死日舉聲號絶良久而甦淑人時年五十二溢米不入口身

不脫衰絰尸衾尸席常寢藉之曰死便并此以埋蓬
首垢面號哭三年不絶聲又曰一縷未絶則盡我心
者其在祀乎朝夕上食朔望奠需必躬執供具三年
無一日懈至祥前三日復飲藥自倒傍人急投解藥
救之淑人遂慰解羣子女曰欲死者有不忍也今當
為汝曹以生自此言語舉止漸復常度日久而家人
信之也祥後十五日淑人乘無人入側室久不出家
人覓之昏倒嘔吐毒氣逼人雖進解毒之藥而已無
及矣三子鳳祿又血指灌之而不得救必欲從死三
縊而三被人解蓋其篤性有自也斂時衣帶中得遺

書皆勸戒子女之語其末道從死之意曰必欲無負初心且汝輩已長家事有托我復何顧耶以明年三月朔祔公墓左噫夫婦之倫自有男女而始其淑德貞節光于紀載者何限如淑人盡孝敬宜室家偕老半世子女成列而終能自靖視死如歸古今有幾人乎哉婦人之德雖在於柔順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彼自經于溝瀆之中辦命于茅屋之下者特一委巷細事何關於天下國家而世主必旌閭而褒之歷史必立傳而揚之乎誠以人道之大節惟在於三綱故扶植勸勵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士論羣起籲閽官府

而知德者鮮不即施行使幽光潛德掩湮而不彰豈不為世道歎哉余與公里閈情深知公家塾事最審淑人之平日懿行聞之稔矣余即狀公之行又採淑人始終附其末庶幾有如劉子政者將取以考焉耳

奉正大夫守軍器寺副正五休堂安公行狀 己卯

吾安貫于廣而中移嶺嶺多聞人中郎將諱國柱及其子生員諱崗及其曾孫司諫諱覲及其三世玉川先生諱餘慶及其一世二世正郎諱璹東巒諱翔漢是已中郎父子國亡守志司諫立朝清白玉川明于禮學享冠山正郎不染昏朝東巒彰義赴難嗚呼盛

矣彬彬乎詩禮之家也星湖李先生嘗誌司諫正郎墓序玉川集愚亦狀東巒之行矣宗人景賢氏持其五世祖五休公遺事而來公即司諫之承祀玄孫而玉川從祖兄之子正郎之兄東巒之世父也公諱玑字待之少孤年二十四當執徐洊歯之亂從鄉人金兵使太虛幕中贊畫稗益弘多亂定朝廷紀功授軍器寺副正不赴歸密城鄉梓土苴名利究心經傳篤好小學心經肆力於為己之學時新經倭創儀文殘缺就文公家禮叅以東儒之說適質文之宜為家禮附贅六卷李持平申卞文肅李良金文忠宗直朴适

拙漢桂申松溪李誠為鄉之古德先生而世遠言湮撰五賢傳表章之辨東華二音註以方言為字解二卷其著述皆羽翼斯文而不為空言如是晚喜易悟卲氏之學小而推十二辟卦一月三十分一氣十五分以明二氣升降寒暑進退之義大而推十二會積六十年為一周百八十周為一會以一會當一月半會當一氣以明治亂得失陰陽消長之理自成一家之言孫贅漢起陽趙澗松任道蔣鈞耕文益皆嶺望也公與之師友之年益高學益深德益卲搆亭于所居之星巒扁以五休盖取安分知足之義也尤篤於

人倫撫諸侄同巳子析產以贍其窘與正郞公怡怡湛樂之餘兼有切偲之益正郞公釋褐登仕聲華藹蔚公每規以出處進退之道人謂正郞公之全節昏朝公之力與有助焉公少受業于玉川晩遊寒岡旅軒之門益聞其所不聞盖其淵源有自也叅奉諱嶸生員諱守淵 贈叅判諱光紹於公爲曾祖祖父三世母鐵城李氏 贈叅議郊之女左相原之五代孫也公以隆慶己巳生崇禎甲申後五歲戊子六月五日卒享年八十某月日葬于所居金浦先塋子坐之原前配潭陽李氏叅奉恬之女後配延日鄭氏僉使

奇男之女幷合葬公墓按舊狀曰公性質眞淳器宇宏深持身務樸直不事文飾居家謹身篤行一意儉約終日端坐若無所為而其於奉先之事盡其誠敬壬亂初與正郎公避兵汞川夜夢司諫公來蹴以起之曰倭掘我塋汝當急救公驚覺遂與正郎公乘夜奔赴則司諫公宅兆果為䝉掘體魄露置公失聲痛哭而改斂負土成墳一時聞者皆歎公之誠孝烏其於處鄉惟事緘黙屈伸循俗未嘗為崖異之行待人接物咸得其歡心有時枎僂一出爭設席以待曰五休公來矣此皆當時目擊記實之言可以知公之平

生矣公有子三人曰宗漢維漢俊漢皆鄭氏出側室二子曰忠漢雲漢忠漢武萬户宗漢一子一女維漢五子二女俊漢三子四女忠漢四子三女雲漢一女即今內外子孫蕃衍百餘人景賢氏以宗人之誼信我過重嘗特家禮附贅求校於余今又請其狀將欲求銘于星湖先生余不可以辭謹撰次如右宗人後學鼎福謹狀

孝子安公行狀 丁亥

公諱巨楫字大哉籍廣州麗祖功臣大將軍諱邦傑之後入我 朝有諱省官左叅贊 贈謚思簡公

獻陵朝選清白有諱容官觀察使 穆陵朝著聲績
觀察使四世而有諱益慶諱檣諱世德郎公曾祖祖
考也皆隱居不顯妣東陽申氏諱汝亮之女以 明
陵甲申八月十七日生公于海西金川郡之鄉庄公
自幼天姿純淑孝性絶人十歲丁外艱號擗仆地若
將隕絶曰我先考年僅十三而王考違世今我纔十
歲而又罹巨創天之降割我兩世何其酷耶號哭終
日此豈凡兒所能哉執喪如成人奉侍母夫人日不
離其側及長奉養之節愛敬備至不以家貧而甘旨
或闕常曰事親之道養志為先又曰色難二字尤當

佩服是以平居色和氣順未嘗有忿戾之容惰慢之
態交朋友處鄉黨一於和敬村居上下翕然稱頌名
其居曰孝子村此莫非順德之使然也丁巳春母夫
人嬰奇疾醫云無藥公血指以灌便能回甦思食生
魚時亢旱川澤盡涸公泣循溪側忽於小溝中得鯉
盈尺者五而歸供之公之堂叔世謙見之嗟歎曰吾
家王祥壬戌秋母夫人又病背疽甚重公晝夜吮之
殆過一旬病亦良已癸亥又患毒癘時用涼劑者多
殞公不敢輕試悲號罔措露立禱天慌惚之間如有
所聞曰宜用俗藥於是趣進數器奏效如響鄉鄰驚

歎戊辰冬毋夫人以天年終公哀毁踰節幾不勝喪
三年之内一不見齒不妄出入不脫絰帶喪庬諸節
一循禮度葬後朝夕哭墓歸奠几筵雖風雨寒暑無
或小忽公之兩子恐其勤勞致病時時泣諫公曰吾
年已知命汝輩長成死亦何恨况今無疾其敢怠忽
忘我罔涯之大德乎且志至則誠到誠到則氣順氣
順則疾病不能生疾病之生多在于勉強余非勉强
者汝何憂烏遂不從累然之狀若不能保而以至終
喪亦不生病人皆異之公闋制以後斷置家事曰豈
以口腹累吾心哉然而每當時節薦獻及忌日必先

期供辦以盡如在之誠曰親歿而盡吾心者惟在于祭祀此而不謹其曰為人乎雖在垂老篤疾之中先忌行素一如平日噫生養病憂喪哀祭敬公可謂無憾于是矣壬午十二月十八日以疾卒得年五十九臨終顧二子曰凡事不思則多妄事親思孝祭祀思誠事君思忠待長老思敬與朋友思信居家思和處事思忍汝輩當常用力于此七思字足矣又甲申付囑于奉祀修墓之事而言不及他可謂君子之正終也翌年二月某日葬于松都金寺洞子坐之原從先兆也前配晋州柳氏諱以興之女歸于公家孝敬無

至母夫人謂公曰孝養我無如我新婦生二男一女先公三十三年而卒後配固城李氏諱埈之女亦先公二十三年而卒無育長弘鼎娶仁川蔡柱邦女生二男二女早卒次弘泰娶遂山李萬重女生二男一女并幼女適東陽申時虎早逝無後此其大槩也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傳曰塞天地而横四海惟孝而已公於百行之源能如是焉則餘可知矣終焉窮為匹士淪沒草萊而棹楔之典亦不得行焉豈不為世道一慨也哉有非常之德者必有非常之瑞有非常之行者必致非常之異天人一理誠格

感通必有之事也王祥之躍鯉孟宗之泣笋朱子何為而著之于小學良史何為而紀之於正傳乎南秋江孝溫正直之士也其叙慶徵君延獲魚泣菜事甚詳此豈語怪而然哉若以是疑焉則拘曲之見也若公孝感之格天無愧古人此非但一家之人言之親戚言之鄉黨言之觀多士之呈文知舊之挽詩有不誣者矣吁其異哉弘泰氏痛先德之不彰以余有宗人之誼持家狀徒步數百里而来請狀文余受讀感歎不以不文辭亦親之之意也

先妣恭人李氏行狀 庚寅

先妣李氏系出 璿源 獻陵別子孝寧大君靖孝
公諱補之後大君生寶城君諱容寶城生栗原君敵
愾功臣桓襄公諱悰栗原生呂陽君諱子謙呂陽生
龍岡縣令 贈吏曹判書全城君諱蘛全城生忠勳
經歷 贈工曹參議諱樸參議無子以兄遂安郡守
諱櫓子奎賓為後官昌寧縣監 贈户曹參判參判
生竹山府使同知中樞府事諱滌以武勇顯剛毅有
大節忤勳相金瑬宦不達丁丑後杜門謝世以卒於
先妣為高祖曾祖諱尚元禁府都事祖諱榮漢成均
進士能文善書有高行考諱益齡性寬和好施與隱

德不仕妣青松沈氏僉樞諱儒俊之女同敦寧諱逢
源之後通達沉厚婦德克備先妣以　肅廟甲戌閏
五月初六日壬申辰時生于漢城禀質明秀聰悟甫
晬能言見僮婢對杵計數以相戲先妣效之自一至
十歷數不差傍人以為偶然累試如初六歲通國音
諺文七八歲代長者為書寒暄外叙情論事各得其
宜女工精巧贍敏兼人九歲丁外王考憂哀毁踰節
護喪者以其年幼不製衰先妣懇乞製服朝夕哭奠
如禮觀者無不感歎年十七歸于我先君入門以後
承事舅姑罔或有違昧爽盥櫛必供晨羞如値不安

節藥必手煎食必親餁晝夜侍候疾已復初王考器重之事無大小無不與議至如仕宦進退之節有非婦人所可知者必詢問之祖妣素嚴峻不少假人先妣務隆孝敬終始不怠祖妣暮境寢疾便旋須人先妣至親濯裙牏不以褻穢示人祖妣感其誠意曰子不知汝誠孝之至此也家業素狹先君喜客好施必奉承無難意不肖儕類若至則亦必具羞曰古有截髮剉坐薦而待子友者吾竊慕之鞠養子女雖甚愛重義方斬然自幼穉教以法度尤令致謹於義利之分曰凡利己之心人皆不教而能況為父母者導之

以利徒長慾心弊将奈何是以不肖輩不敢有私蓄
待人接物絶去畦畛不事表襮雖欲害我者必盡誠
遇之祖妣私親孼屬有孀居無依者来住我家其人
素多口先妣累值難安之端而後日復来先妣遇之
不以色其人感服自茂朱遷居時里媪數人攀行不
忍別涕泣不已御奴僕恩威兼行必軫其飢寒故莫
不畏服鄰里有急難者隨力周救雖傾夕貯而與之
不以爲懷然而性廉潔清介未嘗一事求人至如蔬
果微物不輕受焉是以人不敢以非義干之間人有
嗜利忘義趨勢附時恥若浼己見人家婦女有取利

逐什一者必斥之以為戒曰婦女之行無非無儀惟酒食是事如以殖貨名豈閨閫美聲耶東俗雅不使婦女學文故先妣雖不學習文字而聰明絶人自幼好觀古事中國自上古至皇明東方自麗末至近世國之治亂人之賢邪無不淹貫至於諺傳小說無慮累百家一覽輒記終身不忘晩来常曰小說家流皆假做立說無一真者亦足以溺人心術不可觀也常誡婦女輩曰婦人悖德妬忌為首妬忌之至至於無所不為而終使貽累於丈夫可不慎哉安於儉素衣服必取完潔曰今世衣度狹袖淺緑色稱曰時體此

近服妖不可效也雅有鑑識論事是非後皆有驗我外祖妣墓在衿川舅氏居靈光不能以時省墓而墓祀多闕先妣每痛之曰女子雖出嫁生我之恩豈可忘也每當節祀必掩泣懷痛使不肖輩隨時省掃姨毋於先妣為季而居松坡早寡貧甚先妣以時周急不計家之有無而盡心焉姨母感之曰姊氏友愛之篤人所難及舅氏欲分若干田業先妣曰他則可矣無以我為也若必欲分斥此為衿川墓田可也終不受焉先妣氣禀素強無疾病而累産失攝中年以後疾症常見自戊辰冬得風虛之疾藥治無驗彌留至

二十年而丁亥閏七月朔偶感輪行下墜之疾八月
初五日丙寅卯時卒逝壽七十四先妣年十四歲丁
亥患麻疹熱盛昏窒若有人高聲言是兒當以後丁
亥死未幾而甦戊申冬夢有鬼物能言人壽夭先妣
試問余壽幾何答云七十四先妣覺而言之其時先
妣年少前塗甚遠而世人以七十為稀壽故不肖聞
甚喜之歲月如流漸迫此歲憂懼之懷夙宵不已竟
以是年而卒人之壽命果有前定而然耶疾革進藥
則搖手止之曰命不可以藥延壽已足矣何必為也
時松坡姨毋來視疾雖氣力綿綴而神識不昧間與

談笑雜以詼諧少無怛化之意蓋其自幼天性超邁無世俗婦女瑣細隘陋之習而見識之高志行之正實有古女士之風故正終之際能從容如此先妣於行居三外王考諸女中最愛之嘗夢四月並出而居第三者光明輝耀餘皆昏翳覺而語外王母曰月女象也我有四女而夢又如是是三女必貴也後諸女皆窮寡外王母晩來嘗謂先妣曰昔歲之夢蓋以汝心德似之也以是年十月初七日將祔先君墓舊壙水患移奉合窆于先塋局內子坐之原臨喪倉卒未暇擇地殆同權厝痛迫尤切有三男四女男長即不

肖鼎福監察娶昌寧成純女次女幼亡次適同福吳
錫信次男再得幼穎慧五歲而歿次二女并夭季鼎
祿娶務安朴思正女不肖有一子一女子景曾生員
娶坡平尹東說女生一男三女後娶密陽朴志宗女
生一女女適永嘉權日身生三子并幼鼎祿生二子
三女子景淵娶廣州李命復女餘并幼吳錫信生一
男一女男珣娶延安李世延女鼎福幼多疾病被先
妣辛勤鞠養至于成立而不肖無狀不能服勤致養
使先妣一生窮窘無一事可以慰安倖窃蔭仕沾得
斗祿庶有榮養之望旋又癃廢長貽惟疾之憂至情

未伸遽罹終天之慟嗚呼尚忍言哉鼎福病症方劇若致奄忽使先妣懿德無紀是重吾不孝也茲敢畧述事實如右以告于立言之君子聽其採擇焉庚寅四月二十六日不肖子鼎福泣血謹狀

處士鄭君行狀 癸巳

鄭君諱埥字厚之系出首陽𣅜祖諱肅仕高麗爲典理正郎十二世諱易始入我朝官左賛成贈領議政謚貞度公自是歷同知中樞諱忠碩戶曹叅議諱忱鐵原府使諱延慶至國子進士諱希儉値燕山政亂善類芟夷伯氏虛菴先生諱希良葩世遯藏公

亦廢擧以觴詠自娛號桂陽漁隱後两世皆以文科
顯仕曾孫諱文孚有文章才幹事 宣廟壬辰倭陷
北關叛民鞠景仁等執两 王子諸宰以降賊公以
評事倡義討平之事載 國乘官止兵曹叅判 仁
祖戊辰獄橫羅搆禍後伸理 贈左贊成謚忠毅公
子諱大隆痛父非命隱於嶺南之晉州終身不出即
君之高祖也曾祖諱有禊祖諱穡并以文行氣義著
稱而不應公車遵遺戒也考諱相點號不憂軒有逸
才志操簡潔士友推重焉妣安東權氏通德郎壽昌
之女牧使宇亨之孫賢淑有婦德以我 明陵戊戌

五月二十三日辛未生君於州東龍巖里君自在童穉聰悟沉默不妄言笑識者知其為德器不憂公性嚴有法度義方甚飭君幼襲庭教稍長受業于先妣之私耻齋曹公善迪曹公早以文學名世即芝山先生之後也有家庭文獻之傳君於文藝之外得聞有為己之學視世之勢利紛華泊如也性孝友幼時遊戲日不離親愉色惋容務適親意與伯兄其同學兄若受扑抱持泣涕不忍相捨盖其篤性天至也學既有成行益加修事父母處兄弟一循天則父母曰是善事我兄弟曰是直愛我門庭之內和氣融洩是豈

可以聲音笑貌為我伯兄早逝君以次長率羣弟性情好惡之間不無剛柔酸鹹之異趣而君斟酌調劑各得其宜常舉斯干詩以朂羣弟曰人家兄弟情義之乖亂恒由於貨財之饒乏婦女之爭競事起微細過積丘山式相好矣則天倫之情油然而生矣無相猶矣則有我之私渙然而釋矣由是一家感其誠懇莫不率教推而至於待人接物一意誠款無矯激之行表襮之飾然莊敬自持議論峻潔如有違理亂常之事必痛辨不已由是玷行者畏之世人重科名稍解句讀輒做時文為媒進之階君才分超絶文藻華

贍雖間習舉業而不以此為重日取鄒魯濂洛諸書俯讀仰思務窮其旨奧義艱辭人所難讀者無不刃迎縷解裝其歸趣要以實踐為主旁通諸史凡古今成敗人物臧否以至典章制度地勢分合無不究心口陳指畫如視諸掌聽者聳耳丙子春丁内艱哀毀踰禮幾不得保丁亥夏遭外艱攀擗哀號一如前喪而襄禮逕期五朔苫凷蒸濩外鑠悲疚内損因以成疾雖在病困沉篤之際嚴内外之分不使婦人近前服闋纔周一歲而歿即庚寅九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三用其年某月日葬于某地某坐之原君之殁

也遠近知不知皆哀而惜之曰善人亡矣士林表狀
有旋行之議君常取鄭書人不知亦嚣嚣之語扁其
堂曰亦嚣又取後漢逸士焦先爪牛廬之義演之為
說以自况曰瓜牛之負殼藏形安靜以處豈非所以
絶意外營專心内足循分而自安者乎惟全狷介之
性粗欲潔身持行而旣莫可語人又不欲求知寧卷
而懷之獨善潛脩以俟千載之遇不遇瓜牛實吾所
取也其言凡六七百言此可以覩君之志也顧今世
教衰落善行不彰使君求欲為瓜牛亦足以覩世變
而淚志士於千秋也君嘗語學者曰天道一而已後

儒之造詣有淺深見識有偏正於是而大道分裂二三其說況我東黨議橫流分朋角勝各尊所師排擯異己是黨也非學也是以其學一以考亭陶山為準則不阿所好無所撓屈非學之篤而見之明能若是乎亦嘗曰士之為學要以扶植世教為已任盖其志甚大不欲為一鄉之善士而止也惜其窮為匹夫泯沒巖穴無扶植世教之可言而考其平生可謂教成於家也雖有大小之分而顧何恨哉君之祖考兩世與吾祖考兩世世篤交情余自幼及壯傍侍窃聞當其會晤之際懽忻如也削邊幅而露天真言出而兩

無違余私心恱之曰是果古所謂莫逆之交也余與君惟以世交心期相許而已但鐡嶺隔離未曾一與盍簪論懷如兩世爲也以是爲平生之憾而幸而君之弟美甫字者嘗屢過余余弟畜美甫美甫兄視余余欲與君言者於美甫幾盡之矣今夏美甫又過余録君狀草又詳擧平日耳目之所覩記而爲余言之曰吾少兄七歲與之居四十餘年未嘗見有不是處吾兄果善人善人而無傳可乎美甫謹厚人也宜其辭無溢不忍終辭謹據家狀及美甫語畧録如右以爲兩家子孫之所矜式焉君娶韓山李孟和女牧隱

先生之後牧使喜年之曾孫生四男一女男長鎮穀娶全義李光國女生一男二女次鐸穀出為叔父瑾後瑾即善甫也娶完山李宜老女生三男一女早歿次鋼穀娶載寧李琇女季男未冠女適密陽朴之源

秉節校尉副司果 贈工曹叅議德巖李公行狀　癸巳

公諱碩慶字汝吉號德巖始祖諱恩言新羅之季保碧珍郡遣其子永通好高麗太祖拜本郡將軍妻求以大匡思道女尊寵之後因以碧珍為貫碧珍今星州也歷世貴顯麗末有大將軍諱成幹及其伯山花

先生堅幹尤有名於世高祖諱約東知中樞府事號
老村有文行史稱廉謹謚平靖公嘗為濟州牧使一
塵不染歸時解手鞭掛城門樓曰是亦官物也及渡
海遇風乃下令曰誰匿贓物致警神明覈得一裨藏
甲遂命投海中濟人感其清德刻鞭門石亦以投甲
名其水寓居金山故士林享景濂書院曾祖諱承元
通政兼宣傳祖諱有溫通政利川府使亦以吏幹稱
考諱儼典設司別坐 贈戶曹叅判妣 贈貞夫人
密陽朴氏承義副尉文美之女公以嘉靖癸卯某月
日生于靈山縣東溫井里及長儀貌環偉宇量沉厚

望之知其為有德人也丙寅遭內艱廬墓終制三年不入內自是士友翕然敬服平居雖不以經術自居而所與遊若郭禮谷趙朴大菴惺趙澗松任道孫聱漢起陽安大丘憙安滄浪克稼皆鄉邦之善士也寒岡鄭先生與公同庚早結金蘭公令季弟厚慶長子道孜受業勗之曰厚也豪邁宜檢束孜也魯鈍宜磨勵及二公學成又以聲聞過情為戒二公內承父兄之訓外襲賢師之教卒成大儒嵩門稱賢必推畏復二公齋號也公結廬洛東德巖山下閉門却掃惟以養親讀書為事嘗有詩曰世道由來蜀道難出門何

似杜門閒門外不聞時俗事但看山鳥倦飛還此可
以觀其志也壬辰倭亂公謂靈居四達之衝不可以
苟安偉免奉叅判公糾宗族渡江避兵于居昌鄉人
之戀居不遠避者皆被屠滅而公門得全癸巳轉入
江陵盖鄭先生時為府伯也叅判公年逾大耋公親
執轎杠左右扶將流離道路間關嶺海而必調其寒
燠時其食飲所至土人感其誠孝競以物餽丙申冦
稍弭奉親還鄉天兵往来閭井騷然僦居玄風嘉泰
山下丁酉春賊變復啓忘憂郭公再祐受　命治兵
于石門火旺繕築為備禦計與公寓相近公率子弟

往来議兵事尋丁外艱賊勢大熾奉凡筵更赴關東
己亥春返故山六月服闋移寓縣西冷泉亭下亂離
之餘生理蕭然復齋公行商供養公處之晏如築小
齋種梅蒔菊為終焉之計嘗以樂天安分四字戒勸
子弟家人從化不以貧窶為憂畏齋公嘗為陰城縣
監公引平靖公鞭甲事貽書諭之曰無以家貧為念
官卑自儆勉思清白之訓也畏齋亦思公惟謹遵戒
不怠崇禎戊辰六月十九日考終于正寢壽八十六
贈通政大夫工曹叅議配　贈淑夫人晉州河氏
虞候艦之女長於公二歲先公十四歲而沒墓德巖

先塋子坐原至是公卒合窆焉生三男二女男長即
復齋次道由通政次道一嘉善女適郭忠英生一子
揚馨次適鄭之亨生一子毓復齋一子一女子瀹女
適李益亨側室四子四女子瀸漣津澣女適柳源李
晰朴玭全執中道由四子二女子澹濱潤渟女適處
士黄悏號獨梧堂次適李泰亨公在時内外子孫已
五十餘人公篤於孝友事親愛敬俱至喪祭必以禮
仲弟嵩慶亂初遘癘歿權葬于居昌亂甫定行旅猶
阻公冒險返葬姊妹之無嗣者分給田土使其夫屬
奉祀敦睦宗族賑乏周急如不及一門吉凶之需皆

倚公而辨此皆公之疏節而鄉人至今有誦言不置
者鄭先生嘗與公講論數日歎曰吾知汝吉為謹厚
人不覺才識至此直廊廟器也但恨不肯為世用耳
畏齋亦曰吾兄盛德弘量未易窺測也噫公之才德
如是而卷懷不出滄桑局外身命獨全眞所謂古之
逸民者流歟公平日言行文字散佚不收今公六代
孫其就家乘及公外曾孫成繼祖所錄當時諸賢輓
祭文合為一篇以求狀謹依而撰次如右

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秀村柳公行狀 丙申

公諱蕡字伯興姓柳氏秀村其號也其先文化人曽

祖諱馨遠 贈戶曹叅議兼贊善祖諱昰官 東宮
衛率 贈戶曹叅判考諱應麟 贈戶曹判書用公
貴追榮三世柳氏遠有代序始祖諱車達佐高麗太
祖以功拜大丞自後四百餘年蟬聯承慶入本 朝
有諱寬官右議政佐我 英陵致太平號夏亭謚文
簡以清德著文簡生刑曹判書諱季聞謚安肅又七
世而至諱慤官檢閱即公之高祖也贊善公以明睿
之姿篤志力學值世不辰登上庠後歸隱于湖南之
海堧著書以自樂世稱磻溪先生其書有隨録者論
王政之大端即聖人經世之具也 大行朝庚寅

命嶺營刋布先生生于黨議橫流之後而人無彼我
皆曰磻溪磻溪至享于扶安之東林書院其賢可知
也公以我　明陵癸亥七月初三日午時生于廣州
之葛山外宅自幼動止異凡兒叅判公竒愛之曰此
兒將大吾門矣先妣　贈貞夫人密陽朴氏內寺教
官　贈吏曹叅判澥之女也通書史性嚴有法度教
公必以義方公出於詩禮之家而又奉母訓刻意劬
書松谷李叅判瑞雨見公程文嘉奬之曰磻溪儘有
後矣庚辰丁內艱哀毁逾節戊戌判書公喪出於扶
安公千里戴星哀號擗踊幾乎滅性遂返葬于果川

而因居烏服闋欲廢舉繼妣李夫人謂之不然公黽
勉奉教遂中癸卯司馬公以名祖之後繼守家聲聲
聞藹然銓宰之東公者頻擬 寢郎而公不以為意
也戊辰丁繼妣憂時公年迫七耋而哭泣祭奠躬行
不廢三年如一日甲戌 除 温陵叅奉丙子六月
陞繕工監奉事丁丑十月陞 宗廟署直長 貞聖
王后虞主埋安時公董役 太廟北階上土中得半
尺許玉片手自拂拭而視之則有聖亦造乎天縱肆
克紹夫前烈乃十三字字刻宛然公意其 先朝玉
册遂考 列聖玉册果是 仁宗室謚册壬辰倭亂

後改脩謚冊而獨未遑於　仁廟公不勝驚痛言於
提調獻于　上上感愴亟設都監改造奉安下　教
曰六十四歲君親寫重刻七十五歲臣得之誠異事
也　命公陞六戊寅陞司饔院主簿尋移　敬陵令
己卯　上幸　陵公以　陵司前導步履捷疾　上
問其年紀曰矍鑠哉且曰磻溪之後而久屈可惜是
年冬　親政以末擬陞司宰監僉正又以末擬　除
左水運判官　上下詢官況之厚薄職秩之華否一
日間再　點末擬　異數也辛巳瓜歸壬午以年八
十陞通政冬　授五衛將翌年元朝　上御景福宮

受卽阼四十年賀禮行優老典陞嘉善仍帶本職在
直中常讀書不輟當上巳日有紅花綠柳三三節白
髮蒼顏九九翁之句院吏傳誦焉時 殿座煩數
侍衛之臣無不倦怠而公必屹立帳前不少跛倚
上每顧而稱之甲申 除同知中樞丙戌陞嘉義己
丑季氏今參議薰以臺官入侍 上問公精力强健
卽 命入 侍諭兩銓曰今刊隨錄宜先錄其後孫
時只有五衛將一窠遂 除之 命帳前謝 恩仍
命侍立留 闕中庚寅陞資憲四月 命入 侍
俯詢飲啖起居之節特 教陞正憲卽席 除知中

樞又下　教曰此老之子明渭既擢庚寅科再有調
用之命子歆於今日同除其父子職即　除　齊陵
叅奉仍賜饌使掖隷給餘饌於其子公之三代　贈
職亦於當日舉行　恩命曠絶人皆聳觀壬辰冬與
李知事齊岳沈判書鼓南判書泰齊沈判書星鎮李
判書益炡黃承旨晙李承旨奎麃洪叅議亮輔洪同
義禁晟李左尹光瀷金承旨朝潤李司諫秀逸諸公
設老人會於家蔡公濟恭時判度支李氏出牧洪州
俱助宴需絲竹並奏終日盡歡而罷公作詩以志喜
縉紳士友爭和之癸巳春　上仍耆社臣聞之　命

召公院吏催促絡繹於道入 侍集慶堂 恩諭鄭
重又詢寫冊誦書之勤 命誦前日所誦之文公跪
誦抑戒音韻清壯 上教曰奇異哉其子必隨來
命召入仍問何官侍臣以濟用監奉事對即 命陞
六又 命度支輸送米肉衣資是年以年九十一陞
崇政四月進宴後又設養老宴于 闕內公入叅讌
花而歸因 上命賡進 御製三句印頒藏于家六
月隨子之官抱川甲午陞崇祿乙未春抱川君小孫
以童蒙 侍講小學 上問公諸節 命內局進人
參一兩 御手親授曰歸傳爾祖使之煎飲特 命

護兒出送四月公第二孫誨 殿講及第 上命內
翰呼新來墨其面 教曰以此歸見汝祖又 教曰
百歲老人之孫登科亦異事其祖特賜衣資以表予
意又 命誨直赴五月庭試此亦 國朝以來始有
之事前後 恩榮稠疊公感激惶懍頌禱之誠溢於
吟咏癸巳春祝手書一絶付門楣曰新逢九十一年
春 恩波沐浴太平春愚衷每向 重宸祝 聖壽
無疆億萬春翌年春只改九十一之一字曰二又翌
年改曰三連以此詩揭之乙未八月有微恙初六日
辛巳考終于正寢享年九十三朝野莫不曰大老逝

矣以其年十月二十九日癸卯葬于竹山府湧泉之
乾坐原即磻溪先生墓前也公宇量深弘姿幹瑰偉
處心行事由於自然待人接物出於誠信知與不知
咸推為厚德長者自在幼穉孝於父母旣長承顏順
志無故不離側先妣嘗沈疾廢梳蟣蝨為苦公自塗
麻油於頭承接以移之先妣歎曰吾兒移蝨之誠氷
鯉雪笋不是過也後事繼妣誠孝不貳繼妣安之亦
忘其為非己出也尤致謹於喪祭前後居喪戚易俱
盡不以老而少虧於禮祭祀必先澣濯滌潔達曉危
坐務盡誠敬累世先塋石物皆竭力營辦謁廟之禮

至癸巳元朝而猶行盖其篤性天植然也親沒之後
諸妹孤弱季氏年幼撫愛鞠育一如父母之視之也
其於季氏策勵教戒誠懇備至季氏出典二邑一郵
書問有副以物者公必戒之曰毋以我累爾政當以
夏亭公為準則也敦睦宗族雖踈遠卑微者皆延接
而欵遇之是以國中姓柳者必以公家為歸而皆得
其歡心孤露以後生理剥落守廬楸下勤於稼穡與
用事僮僕同甘苦有時鼓糲不繼而公處之怡然每
謂家人曰天之生人各有其業豈可安坐而求食乎
爾輩宜夙夜勤孜無以惰慢為也平居必早起盥櫛

終日端跪未見有惰容待人無長少接之惟謹喜揚人之善而不言人過諢俚之言不及於儕輩呵叱之聲不加於僕隸見人有笞婢盛怒而語不擇發者歸而作詩以自警嘗以疾言遽色為戒曰無益於事而有累於心大矣是以寬裕慈良一視泛愛人皆樂為之用其在官司待吏隸以誠心而亦必導以禮法尤眷眷於事親敬長之義蓋近來官長皆以刑杖立威不以人道使之而上下之不相信久矣至是朔聞公訓戒之語無不感服在 温陵時巡使奉審仁川厨供來到時天寒風雨人皆露立凍濕無人色公急命

爇火以温之令安頓于執事廳作粥以飲之仁人德公後以一苞魚獻之公笑受一尾而還之甞在楸下夜深雷雨中有喪行入来村人以俗忌大驚将逐之公視之一行皆通身沾濕寒凜不能出聲遂禁止村人使入處温室以救之翌朝皆攢頌而去後五年公避寓城内適見對門家有人常來餽酒饌資其所乏公怪問之盖前日喪行人也此雖微事而公之平日愛人濟物之心可以見矣晚歲登仕年逾七旬奉公莅職一心不懈其在 陵寢如逢祭享必齋沐斷酒屛烟草執事僕隷皆令澣衣務盡潔精忌辰則必三

日䟽食僚負或以為過公不從掌水運三歲無臭載之患罷七邑色吏闕點捧紙之規至立碑而頌之運官之有碑古所無也雅性儉素食止救饑衣取蔽體旨美之羞華鮮之服未嘗近於口體供職時袍帶騎率至不成樣而有不恤也每以清白自勵官俸必歸之諸房及親知之窮乏者少好讀書經史之外該貫百家科體各文揮毫立草筆法亦遒勁謹嚴而常謙讓韜晦無夸衒之意常題私稿前面曰平生志願不在温飽其自期之不淺有如此者平日常誦者詩書易繫庸學小學敬齋箴濂溪圖說西銘等書每夜輪

誦至老不廢常曰磻溪先祖著述雖多而幽光潛德
湮而無傳則其曰有後乎整頓遺書手自繕寫至於
九耋之年而無少懈隨録則流布累本竟能達于
天聰至於刋行此非公之至誠純篤能如是乎配
贈貞敬夫人昌平李氏通德郎夏錫之女僉正壜之
孫也有婦德内行婉美偕老先公十四年而卒葬于
果川先塋下有二子長明渭即抱川君次光渭出後
李氏有三子而早沒長詢進士次誨注書次識治儒
學抱川君無子取詢為嗣詢生二男三女男長運祥
次幼女適吳昇海鄭漢東次幼誨生三男一女男長

運弘餘幼識有二女皆幼公既德修善積享有大耋蘭玉盈庭科甲聯翩詩云其德不爽壽考維祺公之餘慶將無涯矣鼎福受知最深又與抱川君少相善也抱川君知鼎福素謹拙無溢辭乃以家狀托之不敢以不文辭撰次如右欲以少酬公平日知遇之義耳

教官遯菴金公行狀 己亥

公諱重榮字顯卿遯菴其號也新羅末王子興光知國將亡遯于光山此為光金之始子孫仕高麗十二世平章人稱其里曰平章洞 國初有都觀察使若

秉　成宗朝有左贊成光城君謙光於公爲九世六
世祖曾祖　贈承旨諱益忠有篤行丁憂結廬于駒
城塋下竟以孝殞鄕人名其居爲窨墟在金嶺西五
里今之雲谷是也祖　贈參判諱景亮　明廟乙巳
棄擧業自京來寓雲谷嘯咏自娛以終其身考司僕
寺主簿諱愼吉蒼叟許先生誌其墓性孝叅判公病
絶血指以灌口既孤事毋有至誠以直道見忤於時
棄官不復仕自號市隱妣文化柳氏都正希成之女
也公生于萬曆丁未二月二日天姿淳謹質魯事親
無違志市隱公愛重之年十八聞松都金正郞正厚

有文學造就後進負笈從之受小學夙夜勤業難疑質問必須通透而後已金公歎曰吾教人多矣篤實好學今始見也公文行之驟進自小學始爲公外舅鄭公以濟居于廣州之石林村公多在甥舘時許先生亦寓牛川鄭公謂公曰許某早遊大儒之門得聞君子之道語其學則師範程朱論其文則步趨先輩當今之世捨此誰歸古人有千里從師者今在咫尺之地汝其師之公樂聞之市隱公知其意使公及季子阜榮從學爲市隱公誌文有曰有窮者許其能讀詩禮百家書矻矻忘飢寒不怠誠二子從之遊云者

是也公在師門先生嘉其志操勉以道義教詩書講禮樂先生常曰金某吾友也李公思謙省門高弟也與公交驩公與之入俗離山講讀三年而歸自是聞見益廣而文藝超達丙子市隱公在雲谷喪出公自廣州奔喪勺水不入口者四日啜粥哭泣毀瘠不能起返葬先塋因結廬朝夕上墓哭泣終三年未嘗一日廢人曰孝子之善行也後八年王母病劇公斷指及喪承重齊衰三年饘粥之啜哭泣之哀見者感歎

孝宗將召用名譽士公被薦再為教官公以親老不

應命居五月意有不合棄官而歸卜築於西原之

南居有林泉之勝名其洞曰賁趾顏其室曰遯菴謝
絶世紛若將終身晨興謁廟上堂起居之餘杜門讀
書時或深衣緇巾倘佯於水石之間嘗有詩曰自然
門外無車馬何處人間有是非辛丑季氏出宰長連
公奉板輿隨行翌年丁内艱時又斷指奉櫬返祔葬
于市隱公墓左居憂之節一如前喪羸毁骨立幾不
得保 肅宗初國是大定許先生入拜右揆人多勸
之仕而公以痛纏風樹精力衰耗竟不肯焉壬戌二
月十三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六告訃漣上許先
生寢疾已有日矣哭之慟手製誄章以送之其詞曰

吁嗟乎顯卿良善無祿老德亡矣孝友之積忠愛之仁一出於古人好直道自守不枉己而循物不諂不傲不求不憂恬靜壽考此天道好德之報其生也寬其歸也安又何羨乎榮名利達之多懼以我耋老後死又失良友踽踽凄凄欷歔涕泗汍如瀾如此詞可以盖公之平生矣時有某宰當國用事一邊人推以為重禍福榮辱在其掌握而公絶不相從許先生常稱之曰某也與某居相近有戚誼而不見不語亦不被其害其善處難處之間可謂君子人也公自在孩提篤愛父兄或被譴責不形言色益近膝下或出遊

得甘旨必懷而進之生致其養病致其憂喪致其哀祭致其敬與季氏友愛篤遇宗族接賓友一以誠信無不得其懽心不待勉強而自合禮度盖其孝悌根於心而和順發於外也配孺人晋州鄭氏婦德克備事舅姑教子女御婢僕各盡其則且勤於治家公嘗讀書在外而無内顧之憂公之卒也孺人年既耄耋而奠前啜粥朞不食菜果晨昏謁廟至歿不廢可謂君子之配也後公四年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卒壽七十八公祔葬于貢趾山孺人喪後遷窆合葬于市隱公墓右生一男三女男九衍 贈大憲女適李鎭進

士金萬禎進士李大徵九行有一子二女子振聲女適李思敬韓克欽妾子振鳴李鎮有三子天溥光溥明溥金萬禎有三子二女子一貫一顯一最女適鄭祐周進士宋儒溥李大徵有一子一女子澌女適黃琛

處士安公行狀 己亥

公諱命耼字耳老號觀水齋安氏系出廣州麗祖時大將軍諱邦傑其鼻祖也中世至侍御史諱綏徙居嶺南之咸安歷五世至叅判諱淹慶即 端宗忠臣監司完慶之兄也叅判生禮安縣監諱億壽又徙密

陽盖其第二子萬户諱汝孝娶府居直提學柳孝川之女故隨而居焉遂為密人於公為九世祖也曾祖諱光翼祖諱應錫考諱漢鼎妣金海許氏時亨之女

我 肅宗甲戌正月九日公生幼豪爽有氣槩讀書日誦數千言及長篤好左氏太史公書為文尚氣格不專為功令程式申青泉維翰雅以文章自許見公文稱賞曰此子其將大鳴于世李注書命耆亦曰不意江沿菰蘆中聞此曠世之希音也自弱冠連中鄉解聲名譪蔸嶺中績文之士莫不推許皆以遠到期之漆谷李上舍世鈺公之素交也公聞其終祥已届

操文将赴宿禮林堂弟家是夜暴卒即丁巳二月六日也得年四十四訃出遠近知不知皆齎咨嗟悼曰惜哉某之無命果天道之難諶也用其年五月葬于上南召音山東麓壬坐原公性孝友事父母父母忘其憂處兄弟兄弟忘其已交際之間物我兩盡自家庭至州閭一口稱善公有篤性戊戌先府君疾革公與仲氏皆斷指金谷川尚鼎聞而非之此亦有不然者矣先儒以毁肢體為非然當親病危急請代不得之際無藥可救而血指救命古多其人則孝子之心無暇顧他此雖非聖人之所許而亦不可以斥也曾

在丁亥歲公之姊氏血指於毋夫人之病因得回甦之
鄉黨稱孝必以公家為首公之第四弟有沈痼疾藥
餌力詘至斥田土而終不使弟賣其田曰設有不幸
弟婦何託醫言補益莫如河車當多用而非私力所
辦公竭力旁求以救之朴靈城文秀時以繡衣入府
聞之嘉歎不已曰非今世人也松窩高處士命夏於公
為三從兄而情愛無間於同氣嘗曰某也有無量之
飲而未嘗為酒困有超乘之勇而未嘗見任氣文士
濶於治產而又能力田使諸弟無飢志操才幹非人
所及也鄉人某素簡亢小許可語及公輒曰震霆之

下能不隕穫者惟甚而已其見重於人如此公自少力學讀書山寺夜不交睫睡至倚案暫休雖精進老宿自以為不及著述甚富多散佚若干篇藏于家後值回祿亦不得保爲惜也公初娶昌寧成翼世女未及廟見而沒葬於其鄉梅山村後後娶八莒都萬鼎女後公二十五年辛巳十二月初九日卒享年六十二葬于金海獐項洞子坐原生一男二女男仁甲女適朴騫呂齊海鼎福於公有宗誼記昔乙巳歲王父宰蔚山公袖程策來謁王父亟稱之余以童子侍側雖未有知而竊覵公美髭髥善談論風韻洒洒緊知

其爲磊落人也今年安正郎景漸錄公言行專人投示曰是不可以無狀敬受而讀之風流文采宛如昨日撫念疇曩感慨彌多論撰如右以俟知言君子採擇焉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